

朱元璋被画成“丑怪”背后

历代帝王肖像中，朱元璋的肖像画存世量相对更多，其相貌的反差可谓最大：一种可以称为正式肖像，即如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中年全身像和一幅老年半身像；另一种则可以称为怪异肖像，即面庞扭曲、下颌突出、面有黑痣、异于常人。而异像的数量远多于正像，更有不少人认为异像才是朱元璋的真容。事实究竟如何呢？

异化朱元璋形象，朱棣开了头

现如今，人们很自然就把朱元璋的异像归为丑怪一路，但在当时的人们眼里却未必如此。

由明清至民国，朱元璋异像在时人的心目里，造就的印象更多是“奇”而不是“丑”。而朱元璋面容“奇特”，来源也并非道听途说的民间野史，恰恰是钦定官修的正史。《明史·太祖本纪》明确记载朱元璋青年时投军，“（郭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明史·郭子兴传》中的相关表述也一样：“子兴奇太祖状貌。”也就是说，在官方正史记录上，朱元璋生有异相是与生俱来的。

但无论是朱元璋自述的《纪梦》一文，还是称帝后为郭子兴立碑的《滁阳王庙碑》碑文里，都从未提及自己的样貌是令郭子兴另眼相看的原因。

把相貌提升至其发迹重要原因的，是在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编修的《明太祖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中，《实录》称“子兴遣人追至，见上状貌奇伟非常人”，朱元璋才因异于常人的“状貌”而开始踏上称帝之路。《明史》采信《实录》，因此异相说

才进入正史。

终其一生，朱元璋对自己的描述都相当朴实，诸如“朕本农夫”“淮右布衣”之类。

到朱棣“靖难”从侄子建文帝手里夺得皇位，朱元璋在朱棣的描述里就开始与众不同起来。永乐十一年（1413年），为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建神功圣德碑，御制碑文就已着力刻画朱元璋非同常人的外观：“……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

由于继位的合法性存在争议，朱棣要想设法证明：自己取侄子而代之是合情合理的。除了命手下如解缙等以文章努力争取公道人心之外，对一些神秘力量，如相术，朱棣也极为重视。其中的逻辑似乎是：如果太祖本来就生有异相，如相士所言注定为天子；那如今相士说我朱棣当为天子，也就有了相同的合理性。

于是，朱棣通过撰修《太祖实录》，以及御用相士袁珙、袁忠彻父子的鼓吹，来制造朱元璋“生具异相”的事实。在袁忠彻的《古今识鉴》里，关于朱元璋“辅骨插鬣”的相貌描述，已经与后世的异像颇为近似了。只是既然朱棣开了头，朱元璋相貌的奇异化越往后就越停不下来。

脸上黑痣从无到有、从有到多

朱元璋死后一个世纪之内，与常人迥异的形象已经流行。明代学者王鏊（1432—1499）描述他在苏州天王寺中看到一尊神像“目深肤厚，唇努而丰，额甚广，颧甚高”，据说即“我太祖皇帝之容也”。可见此时将朱元璋塑造

成后世异像的猪龙形面容，已是常事。

而据晚明官员张萱（1558—1641）记载，其父张政熙在云南做官时曾在黔国公府邸中观看并临摹明太祖像，“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状甚奇，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等张萱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之后进京，有机会亲眼见到宫廷所藏朱元璋肖像，却发现其与异像大相径庭，“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如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

比张萱稍早、曾任工部尚书的张瀚（1511—1593）也有类似记载，他曾在武英殿见到朱元璋像，“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象大不类”。

但当时有幸见到官方朱元璋像的毕竟只有极少数人，民间没有这样的机会，致使朱元璋脸上的黑痣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在传统相术观念中，脸上的黑痣通常不被视为吉兆——但帝王这样的贵人当然例外，以至于黑痣长得多也成了彰显贵气的例证。

不过，即便到了明末清初，异像脸上的黑痣数量也尚属克制，清人薛熙于1683年拜谒明孝陵，当时所见的异像上“额上有黑子七，左四右三，类北斗状”，也不过才七粒而已。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七十二黑子”之说开始流行，如康熙朝进士田雯在《濠梁古寺歌》中所写，他在寺中看到的朱元璋像是“面颊七十二黑子”。

明宫的帝王肖像，改朝换代后统统集中收储于内务府库。乾隆九年（1744年）清点时，明太祖像为“大小像两轴”，后世推测很可能就是现存的立轴中年坐像与册页老年半身像这两幅正像。

到了嘉庆初年，此时的朱元璋像就已增至12轴了。有学者推测，异像可能是在乾隆晚年被纳入清宫收藏的。嘉庆二十年（1815年），学者胡敬撰《南薰殿图像考》，详细罗列这12轴朱元璋像，但对异像的由来却无考证。

正像鲜为人知，异像深入人心

自朱棣异化朱元璋形象以来，越是年代久远就越容易增加神秘感。官方肖像难得一见，再加上“朱元璋因样貌丑陋而杀掉把他画得逼真的画工”一类民间传说的流行，朱元璋异像想不深入人心也很难。本来发轫于朝廷的渲染，在经过民间演变后，反过来又影响了宫廷和上层。尤其加上相术这种具备一定群众基础的玄学的鼓吹，在经过历代演化后，朱元璋的面容变得越厉害，反而越能证明他“天命加身”。

只是清宫虽然收藏朱元璋异像，但只有身着黄袍或袞龙袍的，而看不到一幅其身着红衣的画像。这源于“朱”即红色，在明清易代之际，红色作为反清复明的象征尤其广为人知。当时的地下组织“洪门”，入会的重要场所为“红花亭”，主持仪式者需头裹红巾。因此清廷收藏朱元璋像，认可的只是“明太祖”，而非起义反元的“朱”元璋。

即便已是清末民初，人们依然相信朱元璋就应是“天生异相”。因此，在清廷落幕，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时，孝陵上悬挂的朱元璋像也是深入人心的异像，而非藏于深宫不为人知、面目如常人之像。

据《成都商报》启凌/文

古代的“学位服”为何是青色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流传千年的诗句，不仅是对贤才的思慕，也勾勒出中国古代学子服饰的一抹清雅身影。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中，学子们其实一直拥有属于自己身份的“学位服”，那便是“青衿”。

“青衿”一词，最早见于《诗经·郑风·子衿》。《毛传》释其为“青领”，指的是衣领的颜色与样式。汉代学者进一步解释，“衿”即“交领”，是古代衣襟交叠于胸前的形制。因此，“青衿”的本义，正是先秦学子所穿的青色交领之衣。

为何偏偏是“青色”？

在传统五行观念中，五色与五行相配，青色对应东方与木行，象征草木初生、万物萌发。《说文解字》释“青”为“从物生时色”，恰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相呼应。身着青衿的学子，被视为未来的“宰相根苗”与“国家栋梁”，青色承载的，是师长家国的期许与栽培之意。

那么，这种“青衿”究竟是何形制？这便需追溯至先秦至两汉时期的“深衣”。早期纺织技术有限，布幅较窄，为制作长衣，古人将上衣与下裳相连，形成“被体深邃”的深衣制，兼具礼仪与实用。“裾”指衣袍下摆，下摆平直者为“直裾”，弯曲盘绕者为“曲裾”。

深衣所蕴含的典雅庄重，对中国文人审美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礼仪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历代儒者，如宋之朱熹、明之先贤，皆致力于复原与传承深衣之制。朱熹所复原的“朱子深衣”，采用“对穿交领”结构，平铺时为对襟，穿着时交叠成领，形制古朴庄重。明代则在承袭古意的基础上发展出“续衽交领”，平铺亦呈交领形态，更显方正严谨。此外，为简化制作，明代还衍生出通裁结构的“道服”，虽制作工序不同，其礼仪地位与深衣相类。

在明代，深衣与道服并非日常随意穿着的服饰，其礼仪层级极高，常出现于极为郑重的场合——例如科举放榜之日。

那么，那些在“大登科”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的“天之骄子”，在人生最荣耀的时刻又作何装扮呢？自宋代起，新科进士“簪花”之礼便被正式载入《舆服志》，谓之“簪戴”。所用之花以罗、绢制成，颜色、式样皆有严格规定，君臣同簪，盛况空前。进士于此日可脱去白襦衫，换着低品级的绿色官服，谓之“脱白挂绿”，标志其身份由“民”至“官”的根本转变。

至明代，进士服饰更趋专门化，形成独特的“进士冠服”：身着蓝色罗袍（可视为襦衫的升级），头戴饰有展脚、可加簪花的“进士巾”。这一身装扮，既显庄重，又添儒雅风流，成为科举功名的视觉象征。

据《北京青年报》张梦玥/文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勤劳人 吉祥人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良作